

共產國家正向資本主義看齊

徐 靖譯

許多共黨國家，正逐漸放鬆總體國家經濟箝制，重新調整經濟步驟，轉向西方求取良策，所造成的意識型態革命，令世界矚目。

從中國大陸的稻田、餐館到匈牙利的小商店、南斯拉夫的工廠，共黨世界正醞釀一種新的革命——自由企業革命。

在許多共黨國家中，總體國家經濟正逐漸放鬆箝制，各種引進的新措施，極少出自集權中央的計劃，也非馬克斯或列寧教條所載。

我們可以看到一些值得注意的發展。
在中國大陸，「國營」企業已獲准發行股票或債券籌募資金。工人持分者亦可獲得紅利。

在南斯拉夫，新法律規定長期虧損的工廠必須減薪。匈牙利官員乾脆明白承認，匈國正逐漸遠離傳統馬克斯主義所要求的社會假平等。

甚至於對自由市場制度最排斥的蘇聯，也吹起息改革之風。例如：某些工業目前已獲准保留部份該工業所賺取的利潤。

這些改變看來激烈，事實上造成此一改變的意識形態革命才更令人矚目。中共「中央委

員會」一九八四年十月在一份報告中指出：「如果一個人辛勤工作，就可以過得更好，那麼才會有愈來愈多人走向經濟繁榮之道。」

類似改革絕大多數還得受嚴格限制。主要工業例如鋼鐵、石油之類，斷不可能輕易逃離「國營」命運。各共黨國家依舊禁止私人大企業的出現。而共黨國家對政權的專擅獨裁似乎也未受目前面臨的激烈改變威脅。

然而，這些改變却代表著與過去截然不同的一種意識形態，其長期影響不容忽視。然則，共黨國家何以甘冒此一危險，竟讓「自由企業的妖魅登堂入室」？

西方專家經常以這個理由來說明：發展及經營現代經濟極其複雜，集權化的計劃及控制根本無法與之並存。

從資料看來，共黨國家似乎慢慢走出經濟不景氣的泥淖。歐洲經濟社會最近發表的一項報告發現，蘇聯集團國家所欠下的強勢貨幣債務正減少中，出口增長，與西方國家貿易又出

現盈餘。

經濟外觀看好並不能掩飾共黨國家的沉疴。在每一個共黨國家中，均有生產力低，更新程度不夠，長期成長景觀不佳的問題存在。幾乎所有共黨國家都欠缺基本消費品，黑市猖獗。

為探討共黨世界何以重新調整經濟步驟，轉向西方求取良策，本文採訪五個地區暨國家，報導如下：

中國大陸：

三十多年來，中國大陸人民的最大消費欲望指的是三大件——手錶、腳踏車及腳踏縫紉機。

如今，他們的目標，變成電視機、冰箱及錄音機。

「人民日報」去年十二月的社論曾引起舉世注目。該報在此社論中對馬克斯主義作了首度批判。「我們不能依賴馬克斯及列寧學說解決今

天面臨的所有問題：經濟問題既深且廣，有許多問題不是馬克斯及列寧書中找得到的，這需要我們加以研究找出解決方法。」

這篇令人難以置信的聲明是中共實施卅五年馬克斯教條一事無成後發表的——中共領導階層爲了自救，才甘冒摧毀共產制度的危險。

對於「馬克斯理論」來說，實施自由市場經濟無異是離經叛道。今天，中共當局却以此作爲其經濟推動的新方向。

被毛澤東打爲「走資派」的鄧小平宣佈了以下的經濟方案——

△廢除公社，恢復「家庭農業制」，設農產、消費品自由市場。

△實施獎金制，使生產力高的工作可得紅利。

△開放沿海港口，吸引外資。

然而，中國大陸「自由企業」的前景並非一片坦途。鄧小平的年齡已高，他死後的鬥爭是對「自由企業」的一大威脅。

中國大陸目前有兩千二百萬農民年收入不到五十美元。實施「家庭式農業經濟」後，已有農民讓子女輟學，以加強家中的勞動力。也有人因爲同一原因違反「一胎化」的家庭計劃規定。此外貪污情事顯著增加。

鄧小平的這套「走資理論」還得度過許多難關。

在共黨內部，連鄧小平的支持者都擔心他操之過急。中共領導階層，毛派份子更是惴惴不安，惟恐政策放鬆會導致他們權力旁落。

反對勢力究有多大？不是這個封閉社會的局外人所能了解。經過卅五年的教訓，基於生存本能，中國大陸人民早已學會三緘其口。倒是西方分析家對此問題抱持著極大的懷疑。

不過，以目前來說，鄧小平及他的「改革」政策還來勁得很。上月並宣佈絕大多數工業將採行價格、生產、行銷自由化的政策。

此間一位外交人員說：「中國大陸人民已宣告馬克斯列寧主義無用，這對人類智慧的發展來說，是很重要的一步。」此刻，絕大多數的大陸人民會以鄧小平的一句話來回答你的疑問：不管是黑貓、白貓，只要能捉老鼠，就是好貓。

匈牙利：

如果中共揚棄馬克思主義有樣可學的話，匈牙利可能就是它學樣的對象。從一九六八年起，匈牙利一直是共產世界進行經濟改革的中心。

與其他蘇聯集團國家相比，匈牙利的生活水平準很高。每年大約有五百萬名東歐人民前往匈牙利，只能買東西而已。

在匈牙利首都布達佩斯，工匠、小商人、計程車司機和旅館主人，幾乎可以和西方國家的同業一樣獨立作業。商店裏的架子上，義大利師傅設計的服飾和美國出版的雜誌琳瑯滿目。豪華旅館和俱樂部生意無不欣欣向榮。誠不知匱乏爲何物。這種車水馬龍的繁榮景象，與其說和其他東歐城市相似，不如說與巴黎相似

來得貼切。

這些西方型態的實物並不限於商店區。在農業方面，匈牙利的食物有四成是農家私人所產。匈牙利人口有一千零七十萬，每年大約有五十萬人到西方國家去旅遊。匈牙利人現在可以承標經營不善的國營公司。國營公司也發行股票籌募資金，以供投資之用。有關經營目標的細節和資源問題，工廠老闆也不再需要向中央請示。事實上，目前匈牙利商品價格有一半以上是根據供求原則訂定的。

今年初，匈牙利的自由企業實驗又將向前跨一步。匈牙利將引進各種改革措施，以提高商品價格，讓經理人員對員工有更大的控制權，以防止有冗員過多的情事發生。由於這些改革，屆時可能會有四十萬名匈牙利人失業。這些失業人口有一半可能轉而從事私人企業。

在蘇聯公然表示不滿之下，匈牙利是怎麼改弦易轍，發展市場經濟的？

此間西方外交人士認爲，就各方面而言，匈牙利仍是蘇聯的忠實盟國。它是華沙公約組織的一員。共黨對政治生活的控制，仍然和以往一樣嚴密。一九五六年後，由蘇聯扶持上台的卡達，仍然保有蘇聯對他的信心。

其次，經濟控制權仍牢牢握在共黨手中。儘管匈牙利已偏離馬克思主義長達十七年，其工業產品仍然有百分之九十四是國營企業所生產，其貿易有一半以上是與蘇聯集團國家所進行的——匈牙利要走向自由市場，這多少是種限制。西方觀察家說過：「馬列主義的緊身衣

已放寬了些，却並未脫下。」

儘管如此，放鬆控制並非沒有併發症。一九八二年，匈牙利就因為現金不足，最後還是靠國際貨幣基金會幫助才度過難關。匈牙利有百分之廿五被財政部列為問題公司。從一九八二年以來，物價一直扶搖而上，使消費者抱怨不已。

不管如何，匈牙利是從西方市場經濟得到靈感才進行改革，則是不容置疑的事實。

南斯拉夫：

要馬克斯主義結合資本主義，過程未必順遂——最足以說明這項事實的莫過於南斯拉夫。

在過去卅七年中，南斯拉夫一直在進行奇特的實驗。他們一方面根據地方分權的決策基礎作業，一方面却企圖忠於國家控制經濟的原則。不出所料，其結果是良莠互見。

在狄托將近卅年的統治下，各項發展大體不錯。經濟年成長率平均在百分之六左右，工業發展分佈很廣，生活水準也提高了。全國經濟仍由國家控制，但每天的決策——包括工資標準、生產配額和市場策略——却是由工廠的工人團體所決定。

到了七十年代末期，這套叫做自我管理的經濟制度開始惡化，到現在都還未改正過來。

如今，通貨膨脹率仍在百分之六十上下。平均每六個工人，就有一人失業。外債高達兩百億美元。與一九八〇年相比，人民收入減少了百分之四十。投資意願低落。

到底出了什麼毛病？此間有些專家認為，狄托在四年前亡故，是造成當前局面的一大因素。從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八〇年，隻手造成南斯拉夫內部團結的狄托過世，南斯拉夫內部又開始相互猜忌。中央權力真空的結果，造成南斯拉夫六個共和國各行其是。

其結果之一就是造成浪費。舉個例說，火車每到一個共和國的邊境就得更換機車，因為每個共和國對其境內的鐵路有獨立的管轄權。在鋼鐵、油礦和鎳礦上的投資經常重複。到了一九八二年，由於每個共和國的銀行擅自借錢，貝爾格萊德當局無法估計外債到底有多少，這才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

貝爾格萊德有些專家則懷疑，南斯拉夫在發展經濟的過程中，固然放棄了馬克斯主義，却也沒學到資本主義。

譬如說，南斯拉夫自我管理的經濟制度過於根深蒂固，許多工廠不僅擺脫了國家控制，也不理會市場原則，因為在許多情況下，貝爾格萊德當局仍會讓虧本的工廠繼續作業。

自我管理的經濟制度也同時腐蝕了創造利潤的意願。其結果是效率不彰的企業儘生產些無人問津的過時產品。

面對自我管理經濟制度可能崩潰的危機，狄托的繼承人目前正準備下猛藥。但是他們在改正上述制度的缺失之際，却將國家推動得更接近完全的自由企業制度。

為了引進資金與技術，南斯拉夫提高西方投資的上限。大多數商品的价格控制也取消了

。生產力差的工廠也准予關門。廿萬家私人企業更受到擴大的鼓勵。

上述種種措施已引起貝爾格萊德當局務實派與共黨主義強硬派的激辯。共黨主義強硬派認為，自由市場改革措施，不但會使共黨失去對政治的控制，對於解決南斯拉夫危機也無濟於事。

到目前為止，務實派仍掌握大局。一名務實派人士說：「如果我們不接受更自由的經濟制度，我們就不能期待解決我們的問題。」

古巴：

古巴淪為共黨控制已是將近卅年前的事。從那時起，國家一直操縱人民的經濟生活。目前情況似乎有了轉變。

卡斯楚曾經承諾快速達成工業化，並結束對農業的依賴，但去年却開始調整古巴經濟的優先措施，以滿足消費者需求為第一要務。為了完成這項目標，卡斯楚將一九五九年來共黨政權所實施的許多經濟措施都拋棄。

如今，工廠經理已得到鼓勵，可以不理會古巴當局的企劃人員，彼此進行交易。古巴還訂定新法律，准許人民擁有自己的住家。有些專門以高價格販賣稀有商品的超級市場也開張了。古巴甚至受到有關外國人士投資與觀光的要求。

凡此種種都足以顯示，古巴已成爲更具有競爭性的社會。

一名高級官員解釋，卡斯楚如此做的目的

是想刺激國內消費，好讓古巴工廠最終能夠取代美國工廠。

這種企業使之合理化的說詞却瞞不了人。由於古巴向蘇聯借的外債數目已不小，蘇聯也無力給予更多的援助，美國又長期進行貿易限制，卡斯楚如不願讓古巴經濟繼續蕭條下去，改弦更張是他唯一能走的路。

除此之外，卡斯楚在肚子裏盤算之餘，總算承認了一個就在五年前他都難以想像的事實——如果不能與美國貿易和取得美國技術，古巴也許永遠擺脫不了落後的行列。

卡斯楚也在寄望他的新務實作風會獲得美國承認，從而得到經濟利益。一名接近卡斯楚的官員說：「我們是務實派。如果不是美國對我們仍有敵意，我們的制度還會更實事求是。」

蘇聯：

共黨世界目前正掀起經濟務實的大浪，唯一的例外是蘇聯。事實上，蘇聯比其他任何共黨國家更迫切需要經濟改革。如果放鬆國家對經濟的控制，蘇聯的發展潛能也比其他共黨國家大。

蘇聯的經濟改革說來也真是命運坎坷：先是赫魯雪夫於一九五七年提出；布里斯涅夫却於一九六五年停止實施；安德洛波夫於一九八三年重新進行，却於去年遭到契爾年柯的漠視。目前的記錄在在顯示，蘇聯仍會進行經濟改革。

目前有五家企業正在進行改革實驗，旨在讓工廠經理有更多的自由去解決問題。今年還會增加一些企業進行這類實驗。這項改革計劃最引人注意的，不是蘇聯膽敢進行改革，不是蘇聯的改革態度謹慎得過了火。

蘇聯的經濟成長一年比一年慢，農產欠收情事也是逐年發生，天然資源愈來愈少，勞動生產力減弱，投資經費日漸空虛，蘇聯的經濟改革作風仍如此保守，似乎很令人訝異。事實上，這正反映出對克里姆林宮而言遠比經濟統計數字還重要的蘇聯根本現實。

由於領導人自滿，很難感受到國內要求他改變路線的壓力，目前的蘇聯正自認為是馬列主義最後的堡壘。其他的共黨國家與地區可以進行改革實驗，蘇聯却以保持對馬列主義的信心自許。

除此之外，西方專家說，中央策劃經濟制度在蘇聯實施已得心應手。改革即意味競爭，從一九四五年開始即對生活水準緩慢而穩定成長習以為常的蘇聯人民，似乎不是一致贊同經濟改革。執政的共黨也不願意接受可能損失他們權威的改變。

其結果是經常在現存制度的皮毛上打轉，却不想碰觸真正的問題所在。

儘管蘇聯社會如此守舊，只要給予機會，私人企業還是很繁榮。在鄉間，農地約佔蘇聯農場的百分之二，但蘇聯百分之卅的肉類、牛奶和蔬菜，以及百分之六十的馬鈴薯却由這些農地所提供。在城市裏，多少有點公開為自

己工作的木匠、機械工、水管匠、裁縫和其他工匠，生意都很興隆。沒有這些人，蘇聯人的日常生活都要停頓。有了他們，蘇聯的國民生產毛額每年才能增加百分之十五。

到目前為止，蘇聯沒有一個領導人真正想讓它的兩億七千五百萬國民自由發揮他們的才藝。從目前的跡象來看，在最近的未來，克里姆林宮的領導班子也不會讓人民有這種自由。套句蘇聯新聞記者的話：「英國花費了將近八百年的時間，才使它的政府與經濟制度完備，憑什麼要我們的馬列主義制度一步登天？」

(譯自「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

更正

上期本刊童再興先生「美國公共行政學的發展動向」第四四頁前言第三行「通才」係「專才」之誤。特此更正。

— 編者